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

茅盾作品

水藻行
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水藻行

茅盾 著



连刮了两天的西北风，这小小的农村里就连狗吠也不大听得见。天空，一望无际的铅色，只在极东的地平线上有晕黄的一片，无力然而执拗地，似乎想把那铅色的天盖慢慢地熔开。

散散落落七八座矮屋，伏在地下，甲虫似的。新稻草的垛儿像些枯萎的野菌；在他们近旁及略远的河边，脱了叶的乌桕树伸高了新受折伤的桠枝，昂藏地在和西北风挣扎。乌桕树们是农民的慈母；平时，她们不用人们费心照料，待到冬季她们那些乌黑的桕子绽出了白头时，她们又牺牲了满身的细手指，忍受了千百的刀伤，用她那些富于油质的桕子弥补农民的生活。

河流弯弯地向西去，像一条黑蟒，爬过阡陌纵横的稻田和不规则形的桑园，愈西，河身愈宽，终于和地平线合一。在夏秋之交，这快乐而善良的小河到处

点缀着铜钱似的浮萍和丝带样的水草，但此时都被西北风吹刷得精光了，赤膊的河身在寒威下皱起了鱼鳞般的碎波，颜色也愤怒似的转黑。

财喜，将近四十岁的高大汉子，从一间矮屋里走出来。他大步走到稻场的东头，仰脸朝天空四下里望了一圈，极东地平线上那一片黄晕，此时也被淹没，天是一只巨大的铅罩子了，没有一点罅隙。财喜看了一会，又用鼻子嗅，想试出空气中水分的浓淡来。

“妈的！天要下雪。”财喜喃喃地自语着，走向矮屋去。一阵西北风呼啸着从隔河的一片桑园里窜出来，揭起了财喜身上那件破棉袄的下襟。一条癞黄狗刚从屋子里出来，立刻将头一缩，拱起了背脊；那背脊上的乱毛似乎根根都竖了起来。

“嘿，你这畜生，也那么怕冷！”财喜说着，便伸手一把抓住了黄狗的颈皮，于是好像一身的精力要找个对象来发泄发泄，他提起这条黄狗，顺手往稻场上抛了去。

黄狗滚到地上时就势打一个滚，也没吠一声，夹着尾巴又奔回矮屋来。哈哈！——财喜一边笑，一边就进去了。

“秀生！天要变啦。今天——打蒹草去！”财喜的雄壮的声音使得屋里的空气登时活泼起来。

屋角有一个黑魑魑的东西正在蠕动，这就是秀生。他是这家的“户主”，然而也是财喜的堂侄。比财喜小了十岁光景，然而看相比财喜老得多了。这个种田人是从小就害了黄疸病的。此时他正在把五斗米分装在两口麻袋里，试着两边的轻重是不是平均。他伸了伸腰回答：

“今天打蕰草去么？我要上城里去卖米呢。”

“城里好明天去的！要是落一场大雪看你怎么办？——可是前回卖了柏子的钱呢？又完了么？”

“老早就完了。都是你的主意，要赎冬衣。可是今天油也没有了，盐也用光了，昨天乡长又来催讨陈老爷家的利息，一块半：——前回卖了柏子我不是说先付还了陈老爷的利息么，冬衣慢点赎出来，可是你们——”

“哼！不过错过了今天，河里的蕰草没有我们的份了？”财喜暴躁地叫着就往屋后走。

秀生迟疑地望了望门外的天色。他也怕天会下雪，而且已经刮过两天的西北风，河身窄狭而又弯曲的去处，蕰草大概早已成了堆，迟一天去，即使天不下雪也会被人赶先打了去；然而他又忘不了昨天乡长说的“明天没钱，好！拿米去作抵！”米一到乡长手里，三块多的，就只作一块半算。

“米也要卖，蒹草也要打；”秀生一边想一边拿扁担来试挑那两个麻袋。放下了扁担时，他就决定去问问邻舍，要是有人上城里去，就把米托带了去卖。

二

财喜到了屋后，探身进羊棚（这是他的卧室），从铺板上抓了一条蓝布腰带，拦腰紧紧捆起来，他觉得暖和得多了。这里足有两年没养过羊，——秀生没有买小羊的余钱，然而羊的特有的骚气却还存在。财喜是爱干净的，不但他睡觉的上层的铺板时常拿出来晒，就是下面从前羊睡觉的泥地也给打扫得十分光洁。可是他这样做，并不为了那余留下的羊骚气——他倒是喜欢那淡薄的羊骚气的，而是为了那种阴湿泥地上带有的腐蚀的霉气。

财喜想着趁天还没下雪，拿两束干的新稻草来加添在铺里。他就离了羊棚，往近处的草垛走。他听得有哼哼的声音正从草垛那边来。他看见一只满装了水的提桶在草垛相近的泥地上。接着他又嗅到一种似乎是淡薄的羊骚气那样的熟习的气味。他立即明白那是谁了，三脚两步跑过去，果然看见是秀生的老婆哼哼唧唧地蹲在草垛边。

“怎么了？”财喜一把抓住了这年青壮健的女人，

想拉她起来。但是看见女人双手捧住了那彭亨的大肚子，他就放了手，着急地问道：“是不是肚子痛？是不是要生下来了？”

女人点了点头；但又摇着头，挣扎着说：

“恐怕不是，——还早呢！光景是伤了胎气，刚才，打一桶水，提到这里，肚子——就痛的厉害。”

财喜没有了主意似的回头看看那桶水。

“昨夜里，他又寻我的气，”女人努力要撑起身来，一边在说，“骂了一会儿，小肚子旁边吃了他一踢。恐怕是伤了胎气了。那时痛一会儿也就好了，可是，刚才……”

女人吃力似的唉了一声，又靠着草垛蹲了下去。

财喜却怒叫道：“怎么？你不声张？让他打？他是哪一门的好汉，配打你？他骂了些什么？”

“他说，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，他不要！”

“哼！亏他有脸说出这句话！他一个男子汉，自己留个种也做不到呢！”

“他说，总有一天他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，——我怕他，会当真……”

财喜却笑了：“他不敢的，没有这胆量。”于是秀生那略带浮肿的失血的面孔，那干柴似的臂膊，在财喜眼前闪出来了；对照着面前这个充溢着青春的活

力的女子，发着强烈的近乎羊骚臭的肉香的女人，财喜确信他们这一对真不配；他确信这么一个壮健的，做起工来比差不多的小伙子还强些的女人，实在没有理由忍受那病鬼的丈夫的打骂。

然而财喜也明白这女人为什么忍受丈夫的凌辱；她承认自己有对他不起的地方，她用辛勤的操作和忍气的屈伏来赔偿他的损失。但这是好法子么？财喜可就困惑了。他觉得也只能这么混下去。究竟秀生的孱弱也不是他自己的过失。

财喜轻轻叹一口气说：

“不过，我不能让他不分轻重乱打乱踢。打伤了胎，怎么办？孩子是他的也罢，是我的也罢，归根一句话，总是你的肚子里爬出来的，总是我们家的种呀！——咳，这会儿不痛了罢？”

女人点头，就想要站起来。然而像抱着一口大鼓似的，她那大肚子使她的动作不便利。财喜抓住她的臂膊拉她一下，而这时，女人身上的刺激性强烈的气味直钻进了财喜的鼻子，财喜忍不住把她紧紧抱住。

财喜提了那桶水先进屋里去。

三

蒹草打了来是准备到明春作为肥料用的。江南

一带的水田，每年春季“插秧”时施一次肥，七八月稻高及人腰时又施一次肥。在秀生他们乡间，本来老法是注重那第二次的肥，得用豆饼。有一年，豆饼的出产地发生了所谓“事变”，于是豆饼的价钱就一年贵一年，农民买不起，豆饼行也破产。

贫穷的农民于是只好单用一次肥，就是第一次的，名为“头壅”；而且这“头壅”的最好的材料，据说是河里的水草，秀生他们乡间叫做“蒹草”。

打蒹草，必得在冬季刮了西北风以后；那时风把蒹草吹聚在一处，打捞容易。但是冬季野外的严寒可又不容易承受。

失却了豆饼的农民只好拚命和生活搏斗。

财喜和秀生驾着一条破烂的“赤膊船”向西去。根据经验，他们知道离村二十多里的一条叉港里，蒹草最多；可是他们又知道在他们出发以前，同村里已经先开出了两条船去，因此他们必得以加倍的速度西行十多里再折南十多里，方能赶在人家的先头到了目的地。这都是财喜的主意。

西北风还是劲得很，他们两个逆风顺水，财喜撑篙，秀生摇橹。

西北风戏弄着财喜身上那蓝布腰带的散头，常常搅住了那支竹篙。财喜随手抓那腰带头，往脸上抹

一把汗，又刷的一声，篙子打在河边的冻土上，船唇泼刺刺地激起了银白的浪花来。哦——呵！从财喜的厚实的胸膛来了一声雄壮的长啸，竹篙子飞速地伶俐地使转来，在船的另一边打入水里，财喜双手按住篙梢一送，这才又一拖，将水淋淋的丈二长的竹篙子从头顶上又使转来。

财喜像找着了泄怒的对象，舞着竹篙，越来越有精神，全身淌着胜利的热汗。

约莫行了十多里，河面宽阔起来。广漠无边的新收割后的稻田，展开在眼前。发亮的带子似的港汊在棋盘似的千顷平畴中穿梭着。水车用的茅篷像一些泡头钉，这里那里钉在那些“带子”的近边。疏疏落落灰簇簇一堆的，是小小的村庄，隐隐浮起了白烟。

而在这朴素的田野间，远远近近傲然站着的青森森的一团一团，却是富人家的坟园。

有些水鸟扑索索地从枯苇堆里飞将起来，忽然分散了，像许多小黑点子，落到远远的去处，不见了。

财喜横着竹篙站在船头上，忽然觉得眼前这一切景物，虽则熟习，然而又新鲜。大自然似乎用了无声的语言对他诉说了一些什么。他感到自己胸里也有些什么要出来。

“哦——呵！”他对那郁沉的田野，发了一声长

啸。

西北风把这啸声带走消散。财喜慢慢地放下了竹篙。岸旁的枯苇苏苏地呻吟。从船后来的橹声很清脆，但缓慢而无力。

财喜走到船梢，就帮同秀生摇起橹来。水像败北了似的嘶叫着。

不久，他们就到了目的地。

“赶快打罢！回头他们也到了，大家抢就伤了和气。”

财喜对秀生说，就拿起了一副最大最重的打蒹草的夹子来。他们都站在船头上了，一边一个，都张开夹子，向厚实实的蒹草堆里刺下去，然后闭了夹子，用力绞着，一拖，举将起来，连河泥带蒹草，都扔到船肚里去。

叉港里泥草像一片生成似的，抵抗着人力的撕扯。河泥与碎冰屑，又增加了重量。财喜是发狠地搅着绞着，他的突出的下巴用力扭着；每一次举起来，他发出胜利的一声叫，那蒹草夹子的粗毛竹弯得弓一般，吱吱地响。

“用劲呀，秀生，赶快打！”财喜吐一口唾沫在手掌里，两手搓了一下，又精神百倍地举起了蒹草夹。

秀生那张略带浮肿的脸上也钻出汗汁来了。然

而他的动作只有财喜的一半快，他每一夹子打得的蒹草，也只有财喜一半多。然而他觉得臂膀发酸了，心在胸腔里发慌似的跳，他时时轻声地哼着。

带河泥兼冰屑的蒹草渐渐在船肚里高起来了，船的吃水也渐渐深了；财喜每次举起满满一夹子时，脚下一用力，那船便往外侧，冰冷的河水便漫上了船头，浸过了他的草鞋脚。他已经把破棉袄脱去，只穿件单衣，可是那蓝布腰带依然紧紧地捆着；从头部到腰，他像一只蒸笼，热气腾腾地冒着。

四

欸乃的橹声和话语声从风里渐来渐近了。前面不远的枯苇墩中，闪过了个毡帽头。接着是一条小船困难地钻了出来，接着又是一条。

“啊哈，你们也来了么？”财喜快活地叫着，用力一顿，把满满一夹的蒹草扔在船肚里了；于是，狡猾地微笑着，举起竹夹子对准了早就看定的蒹草厚处刺下去，把竹夹尽量地张开，尽量地搅。

“嘿，怪了！你们从哪里来的？怎么路上没有碰到？”

新来的船上人也高声叫着。船也插进蒹草阵里来了。

“我们么？我们是……”秀生歇下了蒹草夹，气喘喘地说。然而财喜的元气旺盛的声音立刻打断了秀生的话：

“我们是从天上飞来的呢！哈哈！”

一边说，第二第三夹子又对准蒹草厚处下去了。

“不要吹！谁不知道你们是钻烂泥的惯家！”新来船上的人笑着说，也就杂乱地抽动了粗毛竹的蒹草夹。

财喜不回答，赶快向拣准的蒹草多处再打了一夹子，然后横着夹子看了看自己的船肚，再看看这像是铺满了乱布的叉港。他的有经验的眼睛知道这里剩下的只是表面一浮层，而且大半是些薄片和细小的苔草。

他放下了竹夹子，捞起腰带头来抹满脸的汗，敏捷地走到了船梢上。

洒滴在船梢板上的泥浆似乎已经冻结了，财喜那件破棉袄也胶住在船板上；财喜扯了它起来，就披在背上，蹲了下去，说：“不打了。这满港的，都让给了你们罢。”

“浑！拔了鲜儿去，还说好看话！”新来船上的人们一面动手工作起来，一面回答。

这冷静的港汊里登时热闹起来了。

秀生揭开船板，拿出那预先带来的粗粉糰子。这也冻得和石头一般硬。秀生奋勇地啃着。财喜也吃着粉糰子，然而仰面看着天空，在寻思；他在估量着近处的港汊里还有没有蒹草多的去处。

天空彤云密布，西北风却小些了。远远送来了呜呜的汽笛叫，那是载客的班轮在外港经过。

“哦，怎么就到了中午了呀？那不是轮船叫么！”

打蒹草的人们嘈杂地说，仰脸望着天空。

“秀生！我们该回去了。”财喜站起来说，把住了橹。

这回是秀生使篙了。船出了那叉港，财喜狂笑着说：“往北，往北去罢！那边的断头浜里一定有。”

“再到断头浜？”秀生吃惊地说，“那我们只好在船上过夜了。”

“还用说么！你不见天要变么，今天打满一船，就不怕了！”财喜坚决地回答，用力地推了几橹，早把船驶进一条横港去了。

秀生默默地走到船梢，也帮着摇橹。可是他实在已经用完了他的体力了，与其说他是在摇橹，还不如说橹在财喜手里变成一条活龙，在摇他。

水声泼鲁鲁泼鲁鲁地响着，一些不知名的水鸟时时从枯白的芦苇中惊飞起来，啼哭似的叫着。

财喜的两条铁臂像杠杆一般有规律地运动着；脸上是油汗，眼光里是愉快。他唱起他们村里人常唱的一支歌来了：

姐儿年纪十八九：
大奶奶，抖又抖，
大屁股，扭又扭；
早晨挑菜城里去，
亲丈夫，挂在扁担头。
五十里路打转回。
煞忙里，碰见野老公，——
羊棚口：
一把抱住摔觔斗。

秀生却觉得这歌句句是针对了自己的。他那略带浮肿的面孔更见得苍白，腿也有点颤抖。忽然他腰部一软，手就和那活龙般的橹脱离了关系，身子往后一挫，就蹲坐在船板上了。

“怎么？秀生！”财喜收住了歌声，吃惊地问着，手的动作并没停止。

秀生垂头不回答。

“没用的小伙子，”财喜怜悯地说，“你就歇一歇罢。”于是，财喜好像想起了什么，纵目看着水天远

处；过一会儿，歌声又从他喉间滚出来了。

“财——喜！”忽然秀生站了起来，“不唱不成么！——我，是没有用的人，病块，做不动，可是，还有一口气，情愿饿死，不情愿做开眼乌龟！”

这样正面的谈判和坚决的表示，是从来不曾有过的。财喜一时间没了主意。他望着秀生那张气苦得发青的脸孔，心里就涌起了疚悔；可不是，那一支歌虽则是流传已久，可实在太像了他们三人间的特别关系，怨不得秀生听了刺耳。财喜觉得自己不应该在秀生面前唱得这样高兴，好像特意嘲笑他，特意向他示威。然而秀生不又说“情愿饿死”么？事实上，财喜寄住在秀生家不知出了多少力，但现在秀生这句话仿佛是拿出“家主”身份来，要他走。转想到这里，财喜也生了气。

“好，好，我走就走！”财喜冷冷地说，摇橹的动作不由的慢了一些。

秀生似乎不料有这样的反响，倒无从回答，颓丧地又蹲了下去。

“可是，”财喜又冷冷地然而严肃地说，“你不准再打你的老婆！这样一个女人，你还不称意？她肚子里有孩子，这是我们家的根呢……”

“不用你管！”秀生发疯了似的跳了起来，声音尖

到变哑，“是我的老婆，打死了有我抵命！”

“你敢？你敢！”财喜也陡然转过身来，握紧了拳头，眼光逼住了秀生的面孔。

秀生似乎全身都在打颤了：“我敢就敢，我活厌了。一年到头，催粮的，收捐的，讨债的，逼得我苦！吃了今天的，没有明天，当了夏衣，赎不出冬衣，自己又是一身病，……我活厌了！活着是受罪！”

财喜的头也慢慢低下去了，拳头也放松了，心里是又酸又辣，又像火烧。船因为没有人把橹，自己横过来了：财喜下意识地把住了橹，推了一把，眼睛却没有离开他那可怜的侄儿。

“唉，秀生！光是怨命，也不中用。再说，那些苦处也不是你老婆害你的；她什么苦都吃，帮你对付。你骂她，她从不回嘴，你打她，她从不回手。今年夏天你生病，她服侍你，几夜没有睡呢。”

秀生惘然听着，眼睛里渐渐充满了泪水，他像融化似的软瘫了蹲在船板上，垂着头；过一会儿，他悲切地自语道：

“死了干净，反正我没有一个亲人！我死了，让你们都高兴。”

“秀生！你说这个话，不怕罪过么？不要多心，没有人巴望你死。要活，大家活，要死，大家死！”

“哼！没有人巴望我死么？嘴里不说，心里是那样想。”

“你是说谁？”财喜回过脸来，摇橹的手也停止了。

“要是不在眼前，就在家里。”

“啊哟！你不要冤枉好人！她待你真是一片良心。”

“良心？女的拿绿头巾给丈夫戴，也是良心！”秀生的声音又提高了，但不愤怒，而是从悲痛，无自信力，转成的冷酷。

“哎！”财喜只出了这么一声，便不响了。他对于自己和秀生老婆的关系，有时也极为后悔，然而他很不赞成秀生那样的见解。在他看来，一个等于病废的男人的老婆有了外遇，和这女人的有没有良心，完全是两件事。可不是，秀生老婆除了多和一个男人睡过觉，什么也没有变，依然是秀生的老婆，凡是她本分内的事，她都尽力做而且做得很好。

然而财喜虽有这么个意思，却没有能力用言语来表达；而看着秀生那样地苦闷，那样地误解了那个“好女人”，财喜又以为说说明白实属必要。

在这样的夹攻之下，财喜暴躁起来了，他泄怒似的用劲摇着橹，——一味的发狠摇着，连方向都忘

了。

“啊哟！他妈的，下雪了！”财喜仰起了他那为困恼所灼热的面孔，本能地这样喊着。

“呵！”秀生也反应似的抬起头来。

这时风也大起来了，远远近近是风卷着雪花，旋得人的眼睛都发昏了。在这港湾交错的千顷平畴中恃为方向指标的小庙，凉亭，坟园，石桥，乃至年代久远的大树，都被满天的雪花搅旋得看不清了。

“秀生！赶快回去！”财喜一边叫着，一边就跳到船头上，抢起一根竹篙来，左点右刺，立刻将船驶进了一条小小的横港。再一个弯，就是较阔的河道。财喜看见前面雪影里仿佛有两条船，那一定就是同村的打蕰草的船了。

财喜再跳到了船梢，那时秀生早已青着脸咬着牙在独力扳摇那支大橹。财喜抢上去，就叫秀生“拉绷^①”。

“哦——呵！”财喜提足了胸中的元气发一声长啸，橹在他手里像一条怒蛟，豁嚓嚓地船头上跳跃着浪花。

然而即使是“拉绷”，秀生也支撑不下去了。

① “拉绷”，是推拉那根吊住橹的粗绳，在摇船上，是比较最不费力的工作。——作者原注。

“你去歇歇，我一个人就够了！”财喜说。

像一匹骏马的快而匀整的走步，财喜的两条铁臂膊有力而匀整地扳摇那支橹。风是小些了，但雪花的朵儿却变大。

财喜一手把橹，一手倒脱下身上那件破棉袄回头一看，缩做一堆蹲在那里的秀生已经是满身的雪，就将那破棉袄盖在秀生身上。

“真可怜呵，病，穷，心里又懊恼！”财喜这样想。他觉得自己十二分对不起这堂侄儿。虽则他一年前来秀生家寄住，出死力帮助工作，完全是出于一片好意，然而鬼使神差他竟和秀生的老婆有了那么一回事，这可就像他的出死力全是别有用心了。而且秀生的懊恼，秀生老婆的挨骂挨打，也全是为了这呵。

财喜想到这里，便像有一道冰水从他背脊上流过。

“我还是走开吧？”他在心里自问。但是一转念，就自己回答：不！他一走，田里地里那些工作，秀生一个人干得了么？秀生老婆虽然强，到底也支不住呵！而况她又有了孩子。

“孩子是一朵花！秀生，秀生大娘，也应该好好活着！我走他妈的干么？”财喜在心里叫了，他的突出的下巴努力扭着，他的眼里放光。

像有一团火在他心里烧，他发狠地摇着橹；一会儿追上了前面的两条船，又一会儿便将它们远远撇落在后面了。

五

那一天的雪，到黄昏时候就停止了。这小小的村庄，却已变成了一个白银世界。雪覆盖在矮屋的瓦上，修葺得不好的地方，就挂下手指样的冰簷，人们瑟缩在这样的屋顶下，宛如冻藏在冰箱。人们在半夜里冻醒来，听得老北风在头顶上虎虎地叫。

翌日清早，太阳的黄金光芒惠临这苦寒的小村了。稻场上有一两条狗在打滚。河边有一两个女人敲开了冰在汲水；三条载蒹草的小船挤得紧紧的，好像是冻结成一块了。也有人打算和严寒宣战，把小船里的蒹草搬运到预先开在田里的方塘，然而带泥带水的蒹草冻得比铁还硬，人们用钉耙筑了几下，就搓搓手说：

“妈的，手倒震麻了。除了财喜，谁也弄不动它罢？”

然而财喜的雄伟的身形并没出现在稻场上。

太阳有一竹竿高的时候，财喜从城里回来了。他是去赎药的。城里有些能给穷人设法的小小的中药

铺子，你把病人的情形告诉了药铺里唯一的伙计，他就会卖给你二三百文钱的不去病也不致命的草药。财喜说秀生的病是发热，药铺的伙计就给了退热的药，其中有石膏。

这时村里的人们正被一件事烦恼着。

财喜远远看见有三五个同村人在秀生家门口探头探脑，他就吃了一惊：“难道是秀生的病变了么？”——他这样想着就三步并作两步的奔过去。

听得秀生老婆喊“救命”，财喜心跳了。因为骤然从阳光辉煌的地方跑进屋里去，财喜的眼睛失了作用，只靠着耳朵的本能，觉出屋角里——而且是秀生他们卧床的所在，有人在揪扑挣扎。

秀生坐起在床上，而秀生老婆则半跪半伏地死按住了秀生的两手和下半身。

财喜看明白了，心头一松，然而也糊涂起来了。

“什么事？你又打她么？”财喜抑住了怒气说。

秀生老婆松了手，站起来摸着揪乱的头发，慌张地杂乱地回答道：

“他一定要去筑路！他说，活厌了，钱没有，拿性命去拚！你想，昨天回来就发烧，哼了一夜，怎么能去筑什么路？我劝他等你回来再商量，乡长不依，他也不肯。我不让他起来，他像发了疯，说大家死了

干净，又住了我的喉咙，没头没脸打起来了。”

这时财喜方始看见屋里还有一个人，却正是秀生老婆说的乡长。这位“大人物”的光降，便是人们烦恼的原因。事情是征工筑路，三天，谁也不准躲卸。

门外看的人们有一二个进来了，围住了财喜七嘴八舌讲。财喜一手将秀生按下到被窝里去，嘴里说：

“又动这大的肝火干么？你大娘劝你是好心呵！”

“我不要活了。钱，没有；命，——有一条！”

秀生还是倔强，但说话的声音没有力量。

财喜转身对乡长说：

“秀生真有病。一清早我就去打药（拿手里的药包在乡长脸前一晃），派工么也不能派到病人身上。”

“不行！”乡长的脸板得铁青，“有病得找替工，出钱。没有替工，一块钱一天。大家都推诿有病，公事就不用办了！”

“上回劳动服务，怎么陈甲长的儿子人也没去，钱也没花？那小子连病也没告。这不是你手里的事么？”

“少说废话！赶快回答：写上了名字呢，还是出钱，——三天是三块！”

“财喜，”那边的秀生又厉声叫了起来了，“我去！”

钱，没有；命，有一条！死在路上，总得给口棺材我睡！”

像一头受伤的野兽似的，秀生掀掉盖被，颤巍巍地跳起来了。

“一个铜子也没有！”财喜丢了药包，两只臂膊像一对钢钳，叉住了那乡长的胸脯，“你这狗，给我滚出去！”

秀生老婆和两位邻人也已经把秀生拉住。乡长在门外破口大骂，恫吓着说要报“局”去。财喜走到秀生面前，抱一个小孩子似的将秀生放在床上。

“唉，财喜，报了局，来抓你，可怎么办呢？”

秀生气喘喘地说，脸上烫的跟火烧似的。

“随它去。天塌下来，有我财喜！”

是镇定的坚决的回答。

秀生老婆将药包解开，把四五味的草药抖到瓦罐里去。末了，她拿起那包石膏，用手指捻了一下，似乎决不定该怎么办，但终于也放进了瓦罐去。

六

太阳的光线成了垂直，把温暖给予这小小的村子。

稻场上还有些残雪，斑斑剥剥的像一块大网油。

人们正在搬运小船上的蒹草。

人们中之一，是财喜。他只穿一身单衣，蓝布腰带依然紧紧地捆在腰际，袖管卷得高高的，他使一把大钉耙，“五丁开山”似的筑松了半冻的蒹草和泥浆，装到木桶里。田里有预先开好的方塘，蒹草和泥浆倒在这塘里，再加上早就收集得来的“垃圾^①”，层层相间。

“他妈的，连钉耙都被咬住了么？——喂，财喜！”

邻人的船上有人这样叫着。另外一条船上又有人说：

“啊，财喜！我们这一担你给带了去罢？反正你是顺路呢。”

财喜满脸油汗的跳过来了，贡献了他的援手。

太阳蒸发着泥土气，也蒸发着人们身上的汗气。乌桕树上有些麻雀在啾啾唧唧啼。

人们加紧他们的工作，盼望在太阳落山以前把蒹草都安置好，并且盼望明天仍是好晴天，以便驾了船到更远的有蒹草的去处。

他们笑着，嚷着，工作着，他们也唱着没有意义

① 垃圾——稻草灰和残余腐烂食物的混合品。这是农民到市镇上去收集得来的。——作者原注。

的随口编成的歌句，而在这一切音声中，财喜的长啸时时破空而起，悲壮而雄健，像是申诉，也像是示威。

1936年2月26日作毕。